

新 聖 人 惟 悟

某巨公，為前清末葉之人，自登科後，貴為帝師，聲譽日隆，氣質甚驕。常以護持名教自居，對人不稍假以辭色。頗有當年韓歐之氣概。如評和尚曰：「穿衣的架子，裝飯的袋子」，極盡辱侮之能事！雖當日有所謂：「在京的和尙，出京的官」，表示二者皆不好惹，應生顧忌。但却因其素有新聖人之稱，皇恩之寵，亦視若無睹，不屑一顧。所以後來皈依佛門，被人嘲以周濂溪之詩曰：「退之自謂如夫子，原道深排佛老非，不識大顛何似者？敬書珍重更留衣」，亦可謂諷而不虐矣！

是時外患益至，國勢岌岌，革命之說，甚囂塵上，知不可以軍警勢力，加以阻止。乃與其徒合謀，欲以君主立憲易專制，以圖抵制民主共和，稍報其所謂「深仁厚澤」之恩。顧又因當時之王公大人，聞而驚悸，走報於那拉氏，嚴厲追究，其事遂敗，易服潛逃。至此始知佛說人生無常，苦空無我，一念往事，不堪回首！乃不得不走向佛教路上，所謂：「不修今生修來生」，以便常禮法王，懺悔業障。此古今以來之一切達官文人，皆常少年謗佛，晚年學佛，自相矛盾，實由此故！

自此乃頗改前行，日與僧徒接近，聞法習禪，前後判若兩人，亦殊有趣！如代某大總統所撰之一聯曰：「諸佛慈悲無量，廣度眾生應念誰」？筆調悽楚，簡直是在現身說法。頗如暮鼓晨鐘，震醒癡愚，啟人遐思。不寧唯是，且其兩鬢已白，雙眼將盲，自知不久將死，求法之心益切。遂不問是禪客法師，頭陀行者，一見便拜，老淚縱橫，大有生死不明，如喪考妣之情。雖有人笑其前倨後恭，亦不為忤，還論生氣。

一日，因有某一點經義不明，往靈隱求見慧明法師，冀有啓迪。侍者入報，傳語謝絕。次日再往，亦復如是。一連數日，皆不得見。使其無限悵惘，大生慚愧，佇立寺外，寢食俱廢，亦不自知，殊覺可憐！嗣經人轉白其情，始許入謁。於是整衣下拜曰：「請問何謂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？陳義太高，無法實證，願師指教。又弟子已參禪十年，常如黑漆一團，終不能悟，亦求師加以指點」。言畢，祇見其閉目靜坐，默不作答，尤殊費解。

教！一語甫畢，始見其開眼下望汝心。且請出去山門之外，把大石頭搬幾個進來，即便自知」。某如其言，用力搬入寺內。又曰：「再搬出去」！某亦如之。如是搬進搬出，片刻不停，終無一言，亦難自悟。只累得汗流浹背，氣喘吁吁，可謂枉為皇帝之師，於今威風安在？只落得替和尚搬石頭，亦尚不欲一言，實屬可笑！乃曰：「此是何種佛法？神秘乃爾」！

是言方畢，祇見師圓睜着眼，大喝一聲曰：「吾看汝頗有一點善根，求法之心亦切。但因妄想執着太甚，不能證得自心本性，實覺可愆！故乃教以勞動息心之法，原為一片婆心。誰知汝却竟如頑石，奈何奈何」！少頃又曰：「且如汝在此五十年中，錯用是心，一事不成。今已老將就木，始來學佛，尚以為真正之佛法，可於語言文字中求，不由自心中悟。譬如煮沙成飯，緣木求魚，豈有是理？誠屬不思之甚，尤覺可嘆」！

旋師乃起座而立，劈頭一棒，作大獅子吼曰：「汝這一冥頑不靈之人，毫無智慧，畢竟難度。快與我滾出山門外去，各奔前程；任汝去上山，下油鍋，亦不干我事，何勞教訓」？此一陣痛拶，只唬得其目瞪口呆，魂亡膽落，伏地片刻，居然大悟。竟如漆桶脫底，了無罣礙，頓現光明，乃跪拜曰：「謝師啓悟之恩，永世不忘」。並與諸師合掌作別，面現喜容，信口吟曰

：「從此學得安心法，十字街頭好參禪」。含笑以出，揚長而去，亦趣事矣。

評語

佛昔於菩提樹下，初成正覺時，開口第一句，即曰：「奇哉！大地一切眾生，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若離於妄，則一切智，無師智，後得智，即得現前」。此為一切眾生之從覺入迷，再由迷返覺之全部過程，亦佛所以說法度生之由來。故俗語常謂「不怕破戒，祇懼壞見」；亦因破戒事小，為個人事；壞見事大，却可陷害眾人。此佛謂：「雖度百千萬億眾生，不及度一邪師」，良有以也。

夫今世之亂，實如孟子所謂：「好為人師」。莊子所謂：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。此殆以其見解不正，妄欲教人。譬如尚未習泅，却欲入水救人；不特人不能救，己亦難免於溺，豈不可笑！又世間之事，非不可為，亦非難成。惟切忌妄想執著太多，便難成事。比如華夷兩方，皆各有其風俗人情，習慣信仰。今若捨孝弟不言，欲學西人之父子分家，兄弟儼若路人。則正恐東施效顰，只見其醜，不見於美，令人啞然失笑，寧非為一至愚之人。

且如孔子固屬為一聖人，其教亦有可取。但若因此便欲輕視一切，夜郎自大；妄欲使老聃倒茶，釋迦裝煙，所謂尊一黜百，試問可乎不可？今若嚴格以言，儒學只能修齊治平，不知菩提涅槃，對於人生

清未民初，浙東天童寺方丈，寄禪和尚，別號八指頭陀，長於吟詩，名滿大江南北。

他的詩，並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做詩也會偷」的作品，完全出自悟性的流露；他沒有一般詩人「雲淡風清」的習氣，更不落一般詩僧「談玄說妙」的窠臼。所以他的一吟一詠，不是激發民族的正義，就是移風易俗的呼聲，愛國熱情，溢於言表。

他的著作，有「八指頭陀詩集」十卷，「續集」八卷，「嚼梅吟」一卷，「續集」一卷，「嚼梅吟」一卷，「白梅詩集」一卷，均屬上乘瓊寶，繼照

愛國詩僧

華嚴關主
爭閱。今夏基隆自由書店臺中瑞成書局，合將頭陀詩集在臺孤本，影印流通，可謂當今詩壇的一大盛事，茲錄一二，以見一斑。

甲申中法之役，法軍先犯基隆，後侵滬尾，皆未得逞，我軍在越南，亦傳捷報；而清廷庸弱，反與法軍議和，頭陀聞之，悲歎不已！詩集自序云：「甲申法夷犯臺灣，官軍屢為開花炮所挫，電報至甯波，余方臥病延慶寺，心火內焚，唇舌焦爛，三晝夜不能眠，思禦炮法不得。後出遇敵（法）人，欲以徒手擊之，為友人所阻。」愛國情緒，激昂至此！他有一題「王尊農觀察臺警夜渡圖」二首詩云：「小醜甯難滅，王師豈在多？初傳橫海捷，仍許郵支和。太息援邊詔，空揮返日戈！披圖話陳蹟，淒惻漢山河！」

其二云：「神州論險要，臺嶠信孤懸。海關魚龍夜，傷心戰伐年！曾聞木罌渡，竟過水雷前。虎穴身能入，英風尚凜然！」

甲午之役，臺灣割歸日本，紳民戴巡撫唐景崧為總統，俞明震組閣，宣告自立，乙未日本軍至，兵叛事敗，俞自臺內渡，頭陀贈以詩云：「大海何涯淡，孤懷寄遠深。徒勞精衛力，誰見魯連心？鯨浪吹歎息，鵬搏勢易沈！滄桑今昔事，回首一沾襟！」以上三首詩，皆是有關臺灣的紀事，可以作為臺灣文獻的參考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，義和團之亂，八國聯軍陷京師，造成「庚子賠款」的國恥，頭陀有「贈吳漁川太守」詩云：「強鄰何太酷，塗炭我生靈！北地嗟成赤，西山慘不青！陵園今牧馬，官殿祇飛螢。太息蘆溝水，惟餘戰血腥！」

他對中日兩國，為兄弟之邦，唇亡則齒寒的道理，看得很清楚；光緒十年，有日本僧岡千仞即次同遊天童，頭陀贈以詩云：「每聞海客話東瀛，風俗還如太古清。所學皆能為世用，其人不僅以詩鳴。閒雲亦抱為霖意，野鳥都含讚佛聲。中日本來唇齒國，掣鯨休使海波生。」

民前二年，日本侵併韓國，頭陀作「感事詩」二十首，並有序云：「日俄協約，日韓合併，屬國新亡，強鄰益迫，內憂法衰，外傷國弱，人天交泣，百感中來，影事前塵，一時頓現，大海愁雲，全身血熾……擲筆三嘆，喟矣長矣。」因省篇幅，僅錄五首，其一云：「落月哀猿不可聽，聲聲欲喚國魂醒！」

莫教遺恨空心裡，誰認啼鴉望帝靈？」其二云：「茫茫滄海正橫流，啣石難填精衛愁！誰謂孤雲意無着？國仇未報老僧羞！」其三云：「鯨吞蠶食各紛爭，未卜餘生見太平。石爛海枯真有日，生天成佛若為情。」其四云：「法運都隨國運移，一般同受外魔欺！踏翻雲海身將老，獨立人天淚自垂。」其五云：「修羅障日晝重昏，誰補河山破碎痕？獨上高樓一廻首，忍將淚眼看中原。」

頭陀雖然是一位方外的長者，但他不以出世而不與國事為高；所以他對清廷的腐敗，非常不滿，積極擁護革命，他有「酬陳漢元參議」詩云：「興亡良有以，何問彼穹蒼。榮茂三春幹，蕭條九月霜。終成大革命，不負好時光。若論元勳業，還須頌武湯。」又次前韻再贈陳參議詩云：「久別陳無已，相逢髮已蒼。心腸盤俠氣，言論凜秋霜。力使邪山倒，能生暗海光。國家為柱石，我法亦金湯。」又有前韻贈田梓琴詩云：「流盡英雄血，回天力勁蒼。近看遼海月，應憶洞庭霜。共起民軍義，重生祖國光。黃農猶可接，不獨繼成湯。」這種歌頌革命動人的極作，求之於同時的士大夫詩中，尚且不可多得，而頭陀以一方面的外筆，寫出這樣可歌可泣的詩篇，是值得我們現在反共抗俄大時代中的人所效法的！

頭陀，原籍湖南，俗姓黃氏，生於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），十八歲出家，歿於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，世壽六十有三，葬於浙東甯波天童山太白峯下之青鳳崗上，特誌於此，用以紀念一代愛國詩僧。

雖有暫時之用，却無究竟之功。故曰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」。此孔子亦常懼死，與人全同。如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」；「子食於有喪之側，未嘗飽也」。凡此可見其人與學，實不能駕佛老之上，思欲排斥於人，寧非無識至極！

是故昔之所謂儒者，今之所謂科學家，應在未批評佛教之前，無妨加以研究。所謂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」？然後試觀其是真是假，發言指責，方不被人目為管談，一笑置之。譬如韓愈會謂佛為無父無君，不仁不義，大發言論，一不自知非。而其君却以五戒為例，一一糾正。如曰：不殺即仁，不盜即義，不淫即禮，不妄語即信，不飲酒即智。可謂其君甚明，其臣太迂，貶於潮州，實為自取。應令天下後世之人，以此為戒，庶不再有此荒謬之事也！

本館代售

佛學叢書

祖源禪師法歸心錄

定價五十元 特價八元

正學叢書

俱舍論頌講記

定價四十五元（厚三冊）

※ 本刊讀者服務部 ※

於印尼棉蘭市蘇島佛學社